

导中国人群以进行 必自科学小说始

刘为民

鲁迅对“科学小说”，早就有他自己独到的跨时代见解、个性化的精神追求及其形象表达。

20世纪初，梁启超创刊《新小说》杂志，并率先写出今天被“追认”为科幻小说的《新中国未来记》。同时，他提倡一系列借鉴西方文学的现代样式，令人耳目一新。鲁迅曾明确表示，自己因为向来“学科学，所以喜欢科学小说”（参见鲁迅1934年致杨霁云的信），在当时呼应了梁启超的号召，很快翻译出凡尔纳的《月界旅行》于1903年出版，却并无“署名”。鲁迅妙笔构想，通过从法文到英文再到日文的“三传手”文本，译述加改写，比较当时的同类文字，可谓雅俗共赏，更胜一筹。如小说开头描绘工业革命初期“巴尔的摩”市，字里行间充满了“改写”的生动情感：城里“真是行人接踵，车马如云”，“一见他国旗高挑，随风飞舞，就令人起一种肃然致敬的光景”。还引用陶渊明的诗，用美国的“大炮俱乐部”比较中国上古时代的“精卫”“刑天”，充满了相反相成的滑稽情趣。其中虽然掺杂有中国的佛道术语，但也“将原作含有的19世纪技术乐观主义表达得十分明了”。这样，鲁迅的科幻译著在清末民初的“科学小说”发初期，开文坛中外交流的风气之先，成为具有历史代表性的科幻“先驱”。百余年来，鲁迅在《月界旅行》序言中指出“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的名言，至今堪称中国科技传播与科幻文学思想史的座右铭和里程碑。

出版《月界旅行》后不久，鲁迅又翻译完成另一部凡尔纳小说《地底旅行》。由于转译讹误，这两部小说的原作者署名英国“培伦”或“威男”，全弄错了。鲁迅后来回忆他译著《地底旅行》是“改写”得更多。在逝世前一年，他还念念不忘对科学小说的热衷译述，说自己“年青时自作聪明，不肯直译，回想起来真是悔之已晚”。他主要从“技术乐观主义”的角度考虑科学小说的发展，目的仍然在于“导中国人群”以及怎样“导”——这是往往被我们忽略的晚年鲁迅难以忘怀的重大思想命题之一。因此有理由推测，假设鲁迅的身体健康，对国际文坛“科学小说”的关注和译介将一如既往，甚至可能以更多的“改写”来弥补“悔之已晚”的“直译”。

需要特别关注而又鲜为人知的是鲁迅的文言译作《造人术》，刊登于1905年《女子世界》第4、5期合刊，署名“索子”。其原作者是美国擅长写儿童冒险小说的露易丝·杰克逊·斯特龙（Louis Jackson Strong）女士，原作题为《一个不科学的故事》（An Unscientific Story）。当时，鲁迅根据大量删节原著后的日文译本，“只看到其中赞美科学的大量篇幅，也充满了对科学的自信”。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位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培育出了新的生命——被鲁迅译作“人芽”，并指出假如“世界有第一造物主，……生命，吾能创作；世界，吾能创作。天上天下，舍我其谁。……人生而为造物主，快哉！”鲁迅用“人芽”指代和形容当时生命科学的蓬勃发展与创新业绩，活灵活现，恰如其分。那时的鲁迅正年轻，非常崇拜达尔文的进化论，也与晚清知识界文化界“改良”社会的“新民”思想十分合拍。这种希冀身体“造物”和“舍我其谁”的时代理性精神，通过科学小说翻译与鲁迅早期的科学论文，一直延续到五四时期“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民族呼唤，成为现代文坛重要的历史命题。

一百年后的今天，鲁迅的文言译作《造人术》又被美国汉学家译回英文在香港发表，引起学界尤其是鲁迅研究领域的关注。让人联想到，1910年包天笑编译发表《新造人术》，在文末呼吁并探问：如果生物真的被创造出来，这对人类社会来说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呜呼。创造生物。创造生物。果人间社会之幸乎否乎”）

其后，从上世纪30至80年代“弗兰肯斯坦”的电影、图书引进，到跨入21世纪前后，影视作品里各种机器人、生物人的争奇斗艳等等，无不说明鲁迅关于“人芽”的形象描绘和文化隐喻一直在不断进化、发展，已经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发展到当下，可以比当前人工智能“AI”的伦理讨论等更具气象。但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把握并不断优化人工智能的伦理思维和价值观念，追问“人芽”、人性和人生的历史脉络、内在关联？人工智能是否充满了对科学的自信，是萌芽于“技术乐观主义”的时代必然？何以保障AI今后的社会化服务能遵从并符合人类的规范、理性及其自由意愿？仅仅依靠通过AI的强化学习、数据投喂、逻辑规划等等来规划AI的伦理够了吗？

寻踪溯源，鲁迅译述的“人芽”不可能给我们任何启迪当下的答案。但假设又一个百年过后，再来看今天的人工智能AI，岂不也就相当于某种智能创造的跨时代“人芽”？寻问到那时，我们与AI之间会是怎样的关系？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新作快评

看见“大国重器”背后的“中国力量”

——评付昌义《大国重器背后的科学与幻想》

曹文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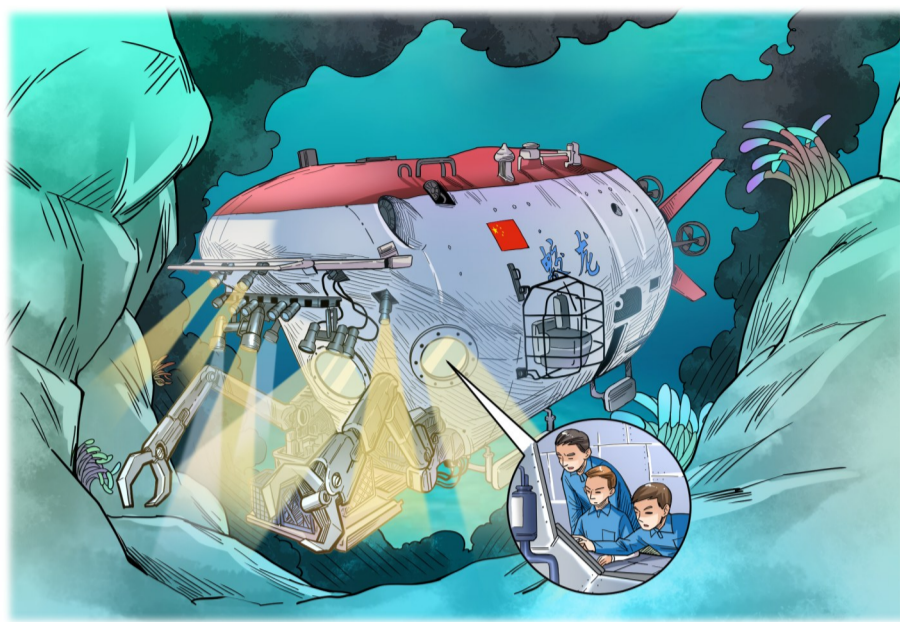
科幻文学理论家达科·苏恩文认为，科学层面的“认知性”，也就是科幻故事与科技发展的密切关联，是科幻小说足以成为一个独立文类的本质属性之一。进入技术时代以来，科学幻想与科技发展并肩前行，一方面，科技成果是科幻作家的知识资源和灵感来源；另一方面，他们笔下的作品又暗中牵引着科学技术迈进的方向。科幻和科学相辅相成，历史和未来彼此连接，“科”与“幻”、“今”与“昔”的双重跨越，就体现在《大国重器背后的科学与幻想》这本科普作品中。正如本书作者、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科幻专委会主任付昌义在前言里所说的那样，科幻对科技发展始终富于预见性，同时科幻也时刻启迪着人类社会对科学本身的探索追求，从而能够共同推动人类不断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大国重器背后的科学与幻想》对科技成果进行了系统的脉络梳理，将科幻与科技的整体关系有机结合，并且尤为注重当下人类密切关注的前沿发展方向，而这些方向也正是当下科幻创作值得关注的重点题材。飞上苍穹、深入星空是人类长久以来的探索与追求。在“载人航天工程与科幻”一章中，作者在梳理人类太空探索历程时指明，齐奥尔科夫斯基、冯·布劳恩等诸多伟大的航天科学家都曾从科幻作品里获得启发。作者认为，中国的载人航天科幻文学充盈着整个中华民族历史和现实的思考，是中国独特文化史的一部分，指明了航天题材科幻的盛行与爱国主义情怀的表达对中国航天技术突飞猛进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探月工程、火星探测工程是中国航天今后着力发展的重大方向，作者总结了科幻作品中月球、火星两大主题的表达，并指出探月、火星等“星际探索故事”将是持续关注科幻题材。

浩瀚神秘的海洋，一直是人类积极探索的新疆域。从经典科幻名著《海底两万里》出发，作者归纳出海洋题材科幻的主要创作方向，包括探测设备、探险航行、荒岛生存、探索航路、生物畅想、污染治理等主题。随着国力的增强，中国在海洋深潜探索领域有了长足进展，“海洋强国梦”逐步变为现实，海洋题材也必将是今后科幻创作的又一重要方向。

自科幻小说鼻祖《弗兰肯斯坦》起，生命科学便是科幻创作的重点题材。第三次技术革命以来，生化技术逐渐走进人们日常生活，人类社会日益受其深刻影响。面对其中的伦理风险，付昌义认为，相关题材科幻作品将起到引导和警示的作用，有助于规范技术伦理、化解社会风险；而随着“换头术”“基因编辑婴儿”等富于伦理争议的技术在现实世界中问世，生化题材科幻作品依然将会是极具现实意义的重要题材。

近年来，我国在可控核聚变领域取得



“蛟龙”号，来自《大国重器背后的科学与幻想》插图

重大突破，可控核聚变研究或成为未来能源的重要方向。能源问题是一切人类产业的基础命题，也是科幻作品在世界观设定方面历来重视的基础因素。在能源相关章节中，作者梳理自工业革命以来，能源技术与科幻主题、科幻流派的密切联系，而可再生能源、包括核聚变在内的核能、碳排放及碳中和等先进技术，是我国今后能源领域着力发展的方向，同时也是科幻创作中方兴未艾的热门题材。

国内外人工智能技术已进入飞速发展的阶段，GPT大语言模型等人工智能应用改变着社会生活方方面面，“AI是否会代替人类工作”等话题成为全社会讨论的焦点，也引发了人们的忧虑。作者认为，作为科幻小说传统题材，人工智能技术为科幻作者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相关科幻作品也可能对人工智能技术今后发展产生启迪作用，尤其是科幻作

品中对人工智能与人类之间伦理冲突的预想，以及对人工智能技术自身问题的挖掘，今后势必会影响这一技术在未来的发展方向。

《大国重器背后的科学与幻想》让我们清晰地意识到，如今的科技发展已经具有某种科幻性质。当马斯克的研发超高带宽的脑机接口系统，实现与人工智能的共存；当华为的Mate60pro手机在大国博弈的关键时刻横空发布，一方面我们感受到科技进步的惊人速度，另一方面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着的探索精神与创造精神，用创新与想象的力量排除万难的精神追求。这样工业史诗与科幻史诗的结合，展示了这个时代的特点：今天人们已经不再把伟大的工业发明、工业制造、工业探索，简单地归纳为工业，而是将它看作科技和工业，创造与幻想的结合，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不断突破现实、引领现实的创造精神在工业上的表达。

无论对科技发展史的梳理，还是科幻文学史的回溯，《大国重器背后的科学与幻想》都把当前中国的工业制造，国家的富强，以及国家富强背后的科技动力，与科幻所代表的精神资源连通起来，挖掘出大国重器背后的想象力、创造力的源头，将它和国家的进步，国家的独立自主，国家的未来发展与民族自强，以及中国梦的实现紧密结合。这推动了全民思想的解放，让整个社会认识到这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通过对科幻“认知性”的全面分析，对国家发展与创新源动力深层关系的挖掘，《大国重器背后的科学与幻想》一书将科幻与人类技术发展的宏大叙事相结合，是一部连接着现在与未来，极具统领与预测高度的指南文本。书中对“大国重器”的技术梳理，体现着“中国力量”，并对广大科幻读者和科幻创作者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作者系科普科幻评论人）

品中对人工智能与人类之间伦理冲突的预想，以及对人工智能技术自身问题的挖掘，今后势必会影响这一技术在未来的发展方向。

《大国重器背后的科学与幻想》让我们清晰地意识到，如今的科技发展已经具有某种科幻性质。当马斯克的研发超高带宽的脑机接口系统，实现与人工智能的共存；当华为的Mate60pro手机在大国博弈的关键时刻横空发布，一方面我们感受到科技进步的惊人速度，另一方面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着的探索精神与创造精神，用创新与想象的力量排除万难的精神追求。这样工业史诗与科幻史诗的结合，展示了这个时代的特点：今天人们已经不再把伟大的工业发明、工业制造、工业探索，简单地归纳为工业，而是将它看作科技和工业，创造与幻想的结合，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不断突破现实、引领现实的创造精神在工业上的表达。

无论对科技发展史的梳理，还是科幻文学史的回溯，《大国重器背后的科学与幻想》都把当前中国的工业制造，国家的富强，以及国家富强背后的科技动力，与科幻所代表的精神资源连通起来，挖掘出大国重器背后的想象力、创造力的源头，将它和国家的进步，国家的独立自主，国家的未来发展与民族自强，以及中国梦的实现紧密结合。这推动了全民思想的解放，让整个社会认识到这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通过对科幻“认知性”的全面分析，对国家发展与创新源动力深层关系的挖掘，《大国重器背后的科学与幻想》一书将科幻与人类技术发展的宏大叙事相结合，是一部连接着现在与未来，极具统领与预测高度的指南文本。书中对“大国重器”的技术梳理，体现着“中国力量”，并对广大科幻读者和科幻创作者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作者系科普科幻评论人）

造人术 米國路易斯強著 譯者：索子 此書為波士頓理化學大學教授伊尼德氏所著，內容詳盡，為科學界人士所必讀之書。伊尼德氏為六年前辭職教授，力避交際，一心中，恒守此處。如有所治，世傳伊尼德氏乃造人，力冀發明，震動世界。願伊氏在公職，自晉，皆大鳴以，讚其心，願其終無和者，若其友，則以長其，故意所執，而獲若何？ 實則伊尼德氏固以造人芽為畢生志，大造之，意氣，以從事，茲在六年，二千一

罪物獵手 付強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23年1月

高概念科幻如何有料又有趣

海客

主角罗星一行人，就是游走在外网中，狩猎各种罪物的“罪物猎手”。

罪物猎手与罪物和罪人之间各种能力的大乱斗，让人不由得会想到《全职猎人》等经典日本漫画作品。这一点正是付强有意为之。作为ACG流行文化爱好者的付强，把他的兴趣爱好都投射、化用进了这部《罪物猎手》当中。在《罪物猎手》当中，不仅有日本漫画式的超能力大乱斗，还有对从早期8-Bit游戏到最新的3A大作在内的各种经典游戏元素的致敬。这些元素的出现，并不仅仅是为了玩梗和致敬。作为一个对创作有自我追求的作者，付强认真地思考了动画、漫画、游戏等流行文化带给人的最本质的乐趣是什么，并且把这种思考体现在了《罪物猎手》当中。这就使得《罪物猎手》这部小说是一部有趣且好读的科幻小说。

作者扎实的文学素养和学术功底，在有趣的基础上，赋予了《罪物猎手》坚实的逻辑和筋骨。日本漫画中的超能力大乱斗，其底层逻辑基本上都来自于作者设定的“念”“替身”“灵压”等玄之又玄的概念。而在《罪物猎手》当中，虽然罪物和罪人们同样有着各种五花八门，脑洞大开的奇怪能力，但是这些能力都有着严格的物理学、化学以及数学基础。小说中猎手与罪物之间的战斗，也都遵循着基本

的科学原理。例如作为主角的罗星，他的能力就是可以控制“熵”这一物理学概念。在物理学上，熵表示的是系统混乱的程度。因此这项能力能够让罗星从微观粒子层面去控制物体。而小说中的强力角色东老师，他的能力则是可以把物体变成物理学上的理想模型。这两人在小说中有一个很小的情节：罗星为了拖延时间，和东老师进行了一场篮球比赛。在比赛中罗星通过控制地板和篮球的分子运动，使得篮球接下来的运动轨迹刚好可以弹进篮筐。而东老师则将篮球变成了物理学中的不具有弹性形变的理想刚体，化解了罗星的这次得分。这样的情节在《罪物猎手》当中随处可见，从一场篮球比赛的输赢到决定地球和人类命运的大决战，小说中所有的战斗看上去都如此的脑洞大开，但是细细一想，这些看似天马行空的情节背后，都是最为坚实可信的科学原理。这种来自科学本身的严谨与浪漫，就构成了《罪物猎手》在硬科幻小说当中也极为罕见的特质和魅力。

作者本人坚实的科学素养不仅体现在《罪物猎手》中科学内容的严谨性上，更加体现在科学的精神上。科学研究本质，就是在不断地探索未知、扩展人类知识的边界、发展新的理论去解释这个世界。在《罪物猎手》的情节和主题上，就充

分体现了付强这种不断向未知领域探索的精神。

第一部《罪物猎手》当中，付强就在科幻小说的范畴内，给出了经典伦理学思想实验“电车难题”的一个全新解答。到了正在创作中的《罪物猎手》第二部时，付强则更进一步，开始尝试硬科幻题材所能达到的想象力的极限。在《三体》第三部的最后，刘慈欣通过关一帆与程心的对话，表达了他认为的、真正的高维文明会使用的武器——数学规律。在刘慈欣看来，能够修改数学概念在内的宇宙底层规则，并将其作为武器，是要比“二向箔”“降维打击”更为高级的文明的战争方式。但是在《三体》中，刘慈欣对于这种近乎于神迹的概念武器，只有寥寥几句的概述，并没有真正地进行描写。而在《罪物猎手》第二部中，付强选择了直面这个几乎不可能的挑战。在他的笔下，“测度”“后继”“闭包”“极限”“传递”“集合”“映射”等等这些数学概念，都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武器。它们在猎手与罪物的操控下，一边修改最基本的物理学和数学法则，一边相互斗法，构成了第二部《罪物猎手》当中最为华彩的篇章。这种对内容和形式新的可能性的不断探索，也正是《罪物猎手》最大的魅力所在。

（作者系科幻书评人）

新书推荐

李广益，《地火行天：中国科幻研究十年精选（2011-2020）》，重庆大学出版社，2024年1月

地火行天 中国科幻研究十年精选 2011-2020

罗小茗，《解锁未来：当代中国科幻小说中的城市想象》，上海书店出版社，2023年11月

解锁未来 当代中国科幻小说中的城市想象

昼温，《星星是如何相连的》，万卷图书出版公司，2024年1月

星星是如何相连的

[日]山尾悠子，《飞翔的孔雀》，玉鑫译，新星出版社，2023年12月

飞翔的孔雀